

仁和縣志卷十四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縣沈朝宣纂

紀遺

紀文

宋

安敬堂記喬魯公行簡撰

仁和在吳越時爲錢江縣與錢塘皆附郭皇朝
興國三年錢氏奉圖籍八朝改今名建炎南渡
二邑俱視赤縣乃駐蹕之初披荆榛立都邑志
不久在吳會宮室省府猶曰草創況令居乎仁和

仁和縣志卷十四

一

縣宅雖莫詳締建之始今殆不止百年屋老且
腐紹定之壬辰胡巨卿來領縣至之日顧覘庭
宇梁棟榱柱岌岌動搖旦起視事如坐巖牆之
下凜乎其將壓焉前是紆墨縮銅不啻數十令
董董支傾補敗指日以俟踐更何暇爲持久計
令雖健而決束於枵單末如之何人固不以咎
令也今京尹余公宿知其然宰一日上府京尹
顧謂之曰君子在居一日必葺況有地百里且
附於王畿敝陋若是曾不逮鄙小縣我念此舊
矣今其可諉責於他人乃捐錢四百萬俾更之

令承命惟謹卽度財賦功增庠培薄易湫隘爲
顯敞自門向廳宇廊廡堂皇寢處庖湍無不撤
其舊而新之經始於壬辰之孟秋迄事於癸巳
之仲春兄者環視拱向無不動心駭目是役也
木章竹筒市之他山庸工如家輿匠肯來一金
一粟咸出於公里胥恬不之預蓋京尹厚於捐
金令尹篤於任責宜其率作興事不勞於民不
愆於素起百年之顛仆爲一邑之壯觀也始邑
之獄舍傾圯門關殆不容楔縲繫其中者無以
宣其底滯之氣而令問囚其不幾無立人之所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二

常平係省二庫亦久勿葺至是皆爲之更創堅
固績密足以支久弊極而亨固有所待也令尹
來諭余曰邑之興作自始事迄落成盡出京尹
今官府屹然吏民俱受宏庇願託文辭以記其
事余曰是可書也京尹諱天錫今以戶部侍郎
兼彈壓之任風力强濟多多益辦政平訟清百
圯具舉縣宰平易近民居官可紀政以最聞蓋
不特興廢起弊一事而已

無倦堂記倪文節公撰

故簡齋先生陳公之孫鞏宰仁和之明年稍暇

乃始葺縣舍北向數椽爲齋名之曰無倦而求文於余其言曰自輦轂駐東南仁和遂視赤縣事之煩劇不待問而知方其紛至而沓來俯仰應酬雖甚精敏窮日之力有不暇給者吾以縣薄不自量而冒焉以居吾甚懼焉是以朝夕黽勉而不敢須臾以怠又曰縣事雖甚尤吾於退食之餘獨可無一室自休以爲思政之地幸縣有廢屋因其舊而稍加闢焉於其成而取吾夫子所以告子路者名之庶有警也其爲我記之余於陳君有鄉曲雅素常訪焉視其庭無一人

急走疾呼者詢之里閭則未嘗有留滯不決之事蓋陳君敏而才又能勤以不懈宜其政之治如此抑余聞之古之爲政者先民事後之爲政者辦官事而已也如先民事則其所汲汲焉者無一不在民故政脩而民以被惠苟徒日辦官事而已也則其所汲汲焉者乃將有病民者矣夫身以先之又勸相以勞勉之於是而繼之以無倦則吾夫子之告子路無非爲民者今縣吏困於簿書期會獄訟賦斂之間於農桑教化之務凡民事之切者或置不問豈獨其力之不足

歟亦其勢之迫使然也若陳君於官事旣辦矣於世之所謂能吏亦旣優爲之矣非其力之不足而勢有所迫者也苟又於吾夫子之言有得焉以其無倦之情施之民事則夫政蹟之美當與古循吏比可也今明天子垂意字民之選擢表其尤以風四方偏州下邑固有遐遺況其近在轂下者乎於今世所謂能吏者且猶選懼不棄況如古所謂循吏者乎陳君勉之無謂古今殊時而以予言爲迂也旣以告陳君書以爲記

中和堂記李塹撰

仁和縣志卷十四

四

杭瀕浙河雅爲東南一都會民物殷富山水清美歷唐至五季錢氏所據傳三世閱七紀我宋受天命一六合收版圖歸職方守吏卽王宮爲居棟宇宏敞他郡莫及始錢氏於其宮作堂名閱禮至和中威敏孫公沔來守更飾治之易名中和守居負鳳凰山堂跨山憑高蘇文忠公嘗謂下瞰海門洞視萬里觀覽之傑可想建炎初高宗皇帝南巡登斯堂賦詩八十言慨然思神禹之功弔子胥之遺烈奎章睿藻流於人間尋易名曰偉觀紹興停鑾寢久因其地創行宮而

守廨遂徙於清波門之北今所治是也蓋七十有七載矣惠國趙侯被命尹政之明年綱舉目張善伸姦戢歲比豐登民情洽和顧廨處闐闐其北窘於燕寢後墉而止外之囂足溷於裏裏之響或徹於塗失官守崇密之體侯曰此弗可已也已夫志有所鬱必以閒而舒思有所隱必以靜而得京兆郡國首事物紛劇交至於前則酬酢日弗瞻儻無宴閒之所以休其暇日思政之所當先究心之所欲圖不幾於昧沒而不蠲沈迷而忘返乎乃撤廢屋疏朽壞築牆八十四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五

堵爲堂三十七楹僦工於孟秋壬子葺事於季秋丁未復采舊名榜曰中和人徒見其堂之成而不聞其費且勞歎其室之美而不知其意有所寓余嘗造侯要子觀焉雖無異時凌虛驚遠瓌異特絕之觀然華櫺邃宇脩闌曲檻崇廣靚深亦足以攄雅思而滌煩襟視故處遐晞近矚景趣各殊而顏猶取昔名者侯欲存前賢之意而施於政事者顧將有所推本歟嘗謂中和之名實自威敏發之威敏昭陵名臣立朝犖犖有奇節然其治杭專以擊斷發摘爲能顧有取於

中和何耶抑其外雖若凜然使人畏且憚而其
衷剛毅近仁自有得於動化之要道歟君子之
所存眾人固不識也夫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
廢若中和推而見諸行事通百世而無弊此乃
識南面之治者所當務已矧今府爲翠華駐蹕
之地昔者開封尹之任王尊爲京兆行縣還奏
曰強不凌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
通若尊此言固尹京之楷也豈必專尙鷹擊毛
摯而後愉快哉先是王褒爲益州刺史欲宣風
化於眾使王褒作中和樂宣布之詩選好事者

習而歌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皆賜帛蓋中和
之詩雖以頌刺史而實以美天子故宣帝曰此
盛德事吾何足以當之然則侯之所以拳拳於
此者豈特以爲政化之經抑亦天保報上之義
歟本朝京尹多用名儒以翰林知開封則號省
府學士不旋踵必擢丞弼祖宗之世重京兆之
選蓋如此雖今昔異宜然其任爲華劇而不以
輕畀者則今之用侯亦猶異日祖宗之意也宜
侯自厲於猷爲以圖報於皇家希蹤於往哲夫
豈一日而忽忘之哉稟故以所得於舊聞者而

併書焉侯名時侃字仲和今以司農卿兼知府事云左史李塹撰

有美堂記歐陽脩撰

嘉祐二年梅公出守餘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久而不怠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余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子乃爲之記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

仁和縣志卷十四

七

覽人物之盛麗跨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遠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爲一都會而又能兼山水之美足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氏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亾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海舶出入乎波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帥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待從又有四方游士爲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

仁和縣志卷十四

八

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謹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得其人焉

清暑堂記蔡襄撰

京師東南千里八吳越杭於吳爲一大都會其地傾而屬海又多陂池以故苦溼方春夏時梅雨蒸鬱礎甃皆汗披織衣覆大廈猶鼻息奄奄不得曠快非有高明之居何以禦之於是清暑之堂作焉清暑負州廡之左直海門之衝其風

來灑然薄人日以決事佚而忘勞至者莫不悅
之或曰昔者召伯將營召以居重愛民力暴處
遠野廬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百姓思之作甘
棠之詩以美其事今斯堂也度面勢揭崇宇前
有江海浩蕩無窮之勝潮濤早暮以時上下奔
騰洶湧蔽映日月雷霆鼓駭方輿動搖浮商大
舶往來聚散其中朝霞夕景不續而彩翠旁走
羣山濱山而湖涯隄彌漫并包鉅澤巖岫峯嶺
岌乎河漢之上蒼煙白雲少頃萬變茂林香草
冬榮不彫此所以娛君之視聽也及夫夏日比

仁和縣志卷十四

九

室煩燠方且披軒闥據高涼放浪於無何翱翔
於至極蕭然而自適或賓友環次鳴管揆瑟醺
酒均餌歌呼瞑醉此所以懌君之心意也於民
乎何有豈不與昔人廬於遠野者異哉子謂之
曰唯人之情不得其適則慌然余於是堂也愈
吾疾亦於是休吾心焉體康志甯然後究民之
不至而教之度民之所有而周之去其所不願
就其所便安如得其平於爲惠也亦大矣乘其
閒也宴賓朋接和好是亦爲政也且召伯之政
或失其平雖木棲露寢民莫之思甘棠之政後

世仰而慕之甘棠之蔭不可常也遂以爲記

六井記郡倅蘇軾撰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濬井刻石湖上至於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古清河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

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鍾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與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北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鍾此六井之大略也熙甯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千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尋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

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
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
發溝易甃補葺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
流南注於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
於濁惡而遷之稍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
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
矣疏湧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洗馬不及於上
地而列二牖於門外其一赴二池而決之河其
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
三橋以八於石溝注於南井水所從來高則南
井常厭水矣凡爲子鍤四皆垣牆扃鑰以護之
明年春六井畢脩而適大旱自江淮及浙右井
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
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
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誦佛
以祝公子以爲水者人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
非歲之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
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
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元

臧公座右四箴贊董師謙撰

淨洗眼睛

這眼睛照膽鏡照見誰窮百姓所瞋誰姦貪佞
看不錯定定定秋月明江水瑩汰無垢洗更淨
緊縛肚皮

這肚皮長忍饑眾甘肥我糠糜將軍腹寬十圍
貪以敗脂流臍平生事百甕壺咬菜根事可爲
硬豎脊梁

這脊梁鐵鑄成廣平骨汲直身曾強項批頰鱗
肯折腰揖貴人臺中評謂我傾我用我卿自卿

仁和縣志卷十四

十二

牢立腳跟

這腳跟如山立立得牢踏得實倖門裏曳不入
正路中挨不出持一定禦眾誅不退轉堅固力
江浙肅政廉訪司副使臧夢祥座右四箴十六
字僉書董師謙句爲之贊一十二句句三字發
明剛介特立之義甚嚴趙孟頫書刻石猶存
浙西廉訪司照磨所明照堂記文林郎江南諸
道行御史臺監察張止撰

浙西憲照磨所南臺照磨趙子威隸其堂曰明
照至正六年三月予鞫事至本道照磨范九功

謂予曰吾與御史昔在憲臺其事七年云云以風紀之故請記明照勒之堅珉以諗將來子以交游有不克辭遂以其切於風紀者以發其意照磨之於憲幕所掌之事與執憲政者雖有輕重之殊至於贊襄風紀扶持憲綱日與執憲相例論諫言談糾察則無所不及扁其堂曰明照不亦宜乎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明兩作而爲離有德之大人觀離明之象繼其明德以照臨於四方百司俱得其賢兆姓均獲其安易以神道設教居官臨政果能繼其明以

照察其爲政不難已子威有取於斯乎居官臨政事至物來輻輳紛拏況乎此職事雖省有時而劇官有缺員往往委之決獄豻掌案牘獄如蝟毛牘如絲亂既能體重明之爲何患乎輻輳紛拏獄如蝟毛牘如絲亂哉雖自叢脞而至豈能出吾之權衡雖萬獄之起豈能違吾之令條雖萬牘之煩豈能離吾之憲章哉將一照而無遺然人之一心虛靈澄澈如霜潭秋月夫已然之明未嘗不明所以明之之功本在於致知知既致斯盡其已然之明極乎遠達乎幽無所不

照吾心德之明所以並其明者則無分焉凡物之明不同日遇晝則明月與星遇夜則明火與燭與螢遇晦則明螢能自用火與燭能破暗星與月能燭幽俱不如日之光能照天下也惟心之明昭晰焜耀光燭上下與日並明而無分爲欲掩之於是昏如浮雲之蔽日也果能埽絕人欲之私無一毫之萌則心體長明無所不照擴而推之則上下皆不可離乎此道也至於堯舜之爲君亦不過極其心德之明以成天下之化至於皋夔稷契之爲臣亦不過廓心德之明以

佐成天下之化也照四方者君相也照一方者庶官也晉而至於耳目之寄則海內之姦邪生民之利病庶政之蠹弊有一不照則職曠諫者明其所以諫言者明其所以言糾者明其所以糾察者明其所以察也明之所已施者當及之明之所未施者當晦之斯有待矣欽惟聖朝崇重風紀莫不選明明者以布內外不如此不足以致澄清若以昏昏者俾之贊畫憲紀不玷紀綱汙清流者未之有也九功既能存心於此則將見其靈臺明之又明畫天憲則治無不肅贊

風紀則綱無不振治肅則令行綱振則目舉令
行則姦邪屏跡目舉則承宣政成云云九功名
馭燕山人

江浙廉訪司弭災記台州路天台縣尹兼勸農
事楊維禎撰

至正二年四月一日杭城大災燬民廬舍四萬
有奇明年五月四日又災作于車橋火流如烏
孛如掇衝所指卽炎勢且徧西湖書院在官工
徒奔走莫遑救武守府守雖亢而無所於用肅
政司在院東於時憲副高昌幹欒公覃懷李公

仁和縣志卷十四

十五

憲僉大名韓公知事廣平張公照磨睢陽張公
齊面火叩首曰火甯焚子躬勿民災也言一脫
口風從西北轉東南若有神幟煽而返者鬱攸
燄及院北垣卽消滅沈去若金支赤蓋渡河而
溺也由是院與司皆安堵如故而城郭郊保賴
以安全院之山長毘陵錢瓊偕城中高年尋余
西湖之陰請紀其事辭弗獲則爲之言曰迅矣
哉天之以火警人也敏矣哉人之以心迴天也
當鬱攸之勢卷土而至雖水犀百萬之兵莫能
敵也而憲府官併心一念臯及於躬憂及於民

而反風息火之應捷於影響子產曰天道遠人
道邇人遂以天爲虛無曠邈不與人接不知其
遠者在其道之邇者耳故閱釁於災而知有天
道者以此嗚呼吾觀劉昆事而徵於今仁人一
念之利索於無爲者固優于丈城表道之力夫
火者哉宋璟都督廣州民居無延燬且爲紀頌
今風紀者之德爲出政之本足以迴天弭災於
是乎知有天道固宜詳錄其官氏登諸貞石以
風勵有民社者使知人之感天者至敏而天之
應人者至近不遠也於是乎書

仁和縣志卷十四

十六

皇明

仁和圓應庵記學士宋濂撰

杭之仁和去城五里所有浮屠庵曰圓應乃雪
庵禪師之所築也其地當元季爲戰鬪之區莽
無居人及歸職方而後遺民稍集往往好勇嗜
利屠羊豕以成肆師惻然憫之託鉢行化有褚
道真與金薌者首迎禮之先是道真之家人夢
異僧至其廬留偈爲贈及見師容貌服飾儼然
夢中不殊道真卽言之於眾翕然從化遂與薌
日乞食饋師且請右族胡國材共建精舍一區

葉氏婦聞之捐地爲基以尺計者縱袤若干橫延若干於是道真因之鳩工前敞脩門中峙佛殿後聳堂宇翼以兩廡外則垣墉四周庀事於洪武甲寅春二月甲子至秋七月某甲子遽訖功焉屋以閒計者二十粟以斛計者一百工以日計者五百師欲垂示後人乃不遠千里介子學子童徽來請記予竊疑之當兵戈始息創殘猶未起何暇從事於佛乎縱師言之而疇將聽之徽曰不然師之事則有異於人師本平章寶寶公之子孫有異徵年十五慨然慕道思以善

仁和縣志卷十四

十七

法度人往依帝師法子朵兒班大師薙落爲僧遂杖錫南游徧參閩浙諸尊宿得法於伏龍山千巖長公去棲越之范蠡巖巖有虎一夕避去師初不知書靜定之久發爲頌贊自然與道合以是之故人愈趨之而庵成無難者子因歎之人苦無志耳果能以善導人而人孰不化之豈惟浮屠氏哉然而浮屠氏以莊嚴樓閣爲有爲縱有福報亦人天小果耳其中必有無爲之道存所謂無爲之道者蓋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無成無壞無欠無餘不爲諸佛而有所增不爲凡

夫而有所減淵默不言而聲如怒霆疑定未起而身遍沙界是則所謂圓應者也一庵云乎哉惟師能契事理之不二者必知子言爲可據微歸尙以是語之師舊名李羅帖木兒今改可傳字無授高昌人雪庵乃其徒所號蓋尊之也鳳山書屋記解縉撰

余友蔣君良夫家杭城鳳山之陰自少讀書學問長於綺紈而志尙清苦與寒士無異故能早取科第官法從陞擢翰林掌記注述作譽望隆洽謙謙然如家居讀書時素好蓄書其寓所積

仁和縣志卷十四

十八

與其家侔自謂其平生之樂在於讀書也乃以鳳山書屋記爲請余謂君豈以讀書爲念哉鳳山故趙宋之社屋也試與君登城闈而眺望則昔之崇臺傑閣金滕石室之藏皆灌木豐草黓齷之墟閭閻之居也以今視昔奚翅相十百千萬哉然物理有廣崇而易壞淺鮮而長久存者亦其勢也故江陵之烈燄與砥柱之洪波興亡異世而漸盡則同汲郡之冢編魯堂之壁簡所畜幾何而至今存者余知君之志不在乎積之多也今君之鳳山有書官舍有書積而能讀讀

而能得得而樂之樂而用之不惟其身又將以
及其子孫也是其積書又豈不多哉蓋積而至
於能用則其多也祇見其少也其能用也則非
聖之書不在焉六經之舛錯無取焉是其書豈
不甚少也哉是雖與孔壁俱存可也抑聞鳳山
爲錢塘最勝常人之情必爲高臺廣榭以窮觀
游臨眺之樂庶幾有以得其勝也今君則不然
築室於此以讀聖賢之書志聖賢之學將期至
於高明遠大之域則夫宴嬉登覽以流連光景
而念返者又烏足美哉於是蔣君之志誠可尙

仁和縣志卷十四

十九

也已并歌以記之翼翼華構錢塘之墟鞞鞞瑞
草鳳山之隅君子之居君子之書於粲其儀千
年一飛千載一時吁嗟鳳兮

織工對徐一夔撰

子儵居仁和之相里

原曰錢塘之相安里今考
水溝南有相安巷乃仁和

地方故
改正云有饒於財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

一唱眾和其聲歡然蓋織工也子歎曰樂哉旦
過其處見老屋將壓杵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
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進工問之曰
以予觀若所爲其勞也亦甚矣而樂何也工對

曰此在人心苟無貪雖貧亦樂也苟貪雖日進千金祇戚戚耳吾雖賤日傭錢二百吾衣食於主人而以日所人養吾父母妻子雖食無甘美而亦不至飢寒吾自度以爲常以故無他慕于凡織作咸精緻爲時所尙故主人之聚易以售而傭之直亦易以八所圖如此是以發乎情者出口而成聲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爲勞頃見有業同吾者傭於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藝固過於人而受直與眾工等當求倍直者而爲之傭而他家果倍其值傭之主者聞其織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二十

果異於人他工見其藝精亦頗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勝十工倍其直不吝也久之又以吾業織且若此舍而他業當亦不在人下去事大官善逢迎之術竭奔走之力富貴可得也終勝爲織家傭其後果去厠眾奴中服役於車塵馬足者十年未見其所謂富貴之機也又如是者五年一旦以事觸大官怒斥逐之不使一再見又所業已遺念人亦惡其狂不守分不肯復傭以織至凍餓以死若人也吾用以爲戒如之何而弗樂子歎若工知足者也老子曰知足常

足此工之謂也因著於篇

弔岳武穆祠長沙李東陽撰

苦霧四塞悲風橫來羲景徧地下沈蒿萊坤輿
外折鼎足中頽大霆無聲枯孽槁垓羯虜騰突
狼烽崔嵬龍困沙漠麟傷角摧齊讐九誓楚戶
三懷姦宄賣國忠臣受猜積毀銷骨遺禍成胎
命迫十使功垂兩淮盟城不恥借寇終諧重器
同劇郡兒共哈髮豎檀冠潮漂伍骸氣奮胡醜
殃流宋孩英雄已死大運成乖塊作唐厲形容
漢臺天不祚國人胡爲哉壯士擊劒氣聲殷雷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二十一

日落風起山號海哀樹若可轉江爲之回乾坤
老矣歎息雄才

梅閣記徐一夔撰

梅閣者今浙江按察司副使何公宴居之所也
公性潔修于凡植物獨梅花是好作層屋出梅
花上每冬深花驟發俯檻眄睇玉雪燦爛芬芳
襲人詩興油然而生吟哦竟日不知此身之在
太素鄉也因自誦曰吾鼻祖水部府君在揚州
見東閣官梅賦詩有名吾名吾居曰梅閣夫豈
不可旣而徵子記之惟人生乎百世之下而尙

友乎百世之上必其風聲氣韻有以動乎心術
之微意領神會有不期然者非勉強也按水部
遜宇仲言世爲東海人八歲能賦詩弱冠有文
名云云此憲副公之梅閣所以名也然觀水部
平生止以文學立名而於事業不多見抑豈當
時所用者止於文學耶不可得而知也今憲副
公學廣而才瞻其見於製作大篇雲行短章鏗
錙得水部家法方持部使者節按行浙水西蓋
將以飲冰齧檠之操如梅花之犯寒而茂揚芳
聲偉烈以報主知詎止以其玉雪之燦爛芳芬
之襲人如何水部之發興於詩也哉吾聞古之
善占人後者曰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憲副公
之於水部其有耀矣如但曰所好之似豈知言
者哉

按察司脩建記大理寺卿夏時正撰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戴公琪旣脩建
其治宇而落成之矣謂不可無文以紀其成乃
偕副使楊公瑄枉顧而見屬時正辭不獲乃言
曰是司之治在郡城前洋街紀家橋之東前元
江南浙西等處肅政廉訪司舊治也廉訪舊治

莫詳創始 國朝建官因卽其處改爲是司洪武歲壬申 詔工部使傳走天下相計諸司治宇有闕有壞有宜脩創以 聞於時是司正堂門廡實從計報越歲甲戌工部檄下浙江布政司俾行事越歲丙子告成而堂之後有樓名一清者則仍舊貫也迨今又八十有餘年矣樓曰將壓不支正堂以下亦復有頽敗弗堪漶漫弗鮮而兩廡逼隘弗容外門低小弗稱皆非所以聳人心動瞻視自前爲使俟滿則去視如傳舍曾無爲之作新乃成化歲癸巳公來長憲下車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二十二

而作新其政令廉以鎮俗簡以禦煩逾年而令行政清民物安堵又值

聖明御宇運際盈成四方熙洽有作新之機當作新之時公因念曰葺廢舉墜容得已乎是用詢之父老謀之寮察父老曰宜寮察曰然楊公則奮言曰瑄前副憲於斯有懷於斯至今猶耿耿具存願倡厥先公因持以白之巡撫都憲劉公敷劉公然之亦曰此非可已不已比也遂以便宜從事按籍得故在官羨銀計若干及令諸道分司亦以其羨來計若干盡畀之乃鳩工集材材

以時直而酬工以日計而傭民不抑使從價無所折閱以故材之良而力之濟匠獻巧而績成堅也肇於歲之甲午九月初八日落於丙申四月十五日樓撤爲堂其爲閒有七仍以樓之舊名名之堂之左右爲夾室其爲閒各一堂之前別爲之堂署曰協恭東西爲軒東曰蓮桂西曰來鶴繼是脩葺正堂而儀門則增飾之闢廡使東西去各丈餘許而外門特更高大軒豁焉若是完且美矣顧門之南去民廬近不百十尺氛溷喧囂接堂陞閒非所以肅清高也又廬極之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二十四

隳皆南北縱升堂而望隳則若內指然前此惟高其墉以障之而出入路復從側轉非所謂蕩蕩平平也公復歎曰焉得去之洞如我曾無碍乎楊公曰是不難遂召民而告之故民皆欣然願他徙公盡以地之在官者與易而復給其徙之費民從而徙者十又七家於是自城道而南出矢直砥平檜柏夾植蒼然整列道仍設屏以蔽內外屏內建坊而以按察司三大字題之又逕其道之左右以爲屬庶之所經由門之外則長生街街東西復建坊東曰端本西曰澄源由

街東出至睦親坊巷口外臨通衢別建坊曰弼
教西抵城址白龜池之上池卽唐李泌所置六
井之一建坊曰肅政由是從街而北望以中企
自中而莊莅以端臨薨棟翬翼堂室靚嚴門閤
廊廡高明朗徹聖臚隱現丹碧輝煌仰千穹宇
萬目改瞻回視舊觀氣象不侔矣公之爲此豈
徒然哉蓋以等威在所示而體統在所正也自
古在昔人君撫萬方而任之臣重挈斯民以寄
之也君子脩德行道以奉君未嘗不以是民爲
心也是以明君制爲祿位之厚崇廟堂之巍巍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二十五

冠冕佩玉之威嚴車馬僕御之都美而有以畀
之臣侈之不以爲僭也其有受而不讓祿位雖
厚崇廟堂雖巍巍冠冕佩玉雖威嚴車馬僕御
雖都美若固有之而不以爲泰也是何也畀所
當畀受所當受受必以其道也浙爲東南江海
郡會要區環地數千里列郡一十又一土大物
眾而按察監之治以聽政政令由是而出下情
於斯是集有激揚焉有威勸焉有發摘焉有糾
繩焉惟至情之是程雖蒞屋而必照不仁遠而
民庶自安幽枉澈而譟誑自息明明在上以其

道而重方面之勢穆穆在位以其道而隆持憲之體等威體統於焉有在大道之升豈無由然哉是役也民知作興之有事而莫究經營之所以覩落成之有日而莫詳材力之所由公其運之以一心楊公迅激遂其成厥績其偉乎哉一時靖共若副使史公瓘端公宏聶公友良胡公榮王公齊僉事周公正方劉公餘慶萬公禮李公瓚張公悅趙公銘吳公瑄林公傑蘇公慶科梁公昉魏公富潘公珪錢公山前去後續同寅協恭翊贊厥績遂使盛美流傳永遠無替後之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二十六

繼者尙亦有鑒於斯文是爲記

重脩憲署記浙江左布政司王鈍撰

浙江憲署肇建歲月略無登載漫不可考歷年相仍上雨旁風日就弊漏殆難於處近臨遠而振綱肅紀也乃洪武二十五年壬申秋九月皇上慮四海之廣庶職之眾苟出治之地或有弗稱其何以隆付託之重聳士民之觀哉乃命冬官擇人乘傳相度遐邇無閒於藩閫司縣缺者創之弊者補之期臻於惟新之治於是浙憲治署得與相度計報之數焉逮二十七年甲戌

秋八月工部檄下浙江布政使司俾民之饒裕者補材物之需其縣薄者供力役之勤經始於明年春三月丙午訖事於又明年三月壬午民咸宜之而不假董督威加之勞飛甍岌業正堂門廡以間計者若干雖曰易舊增新然輪奐之美有足觀者然則位是堂者可不思繩愆糾繆納僉邪於軌範乎激濁揚清別善惡於涇渭乎若夫宅心脂韋茹柔吐剛不惟負九重耳目之寄亦將虛一方具瞻之望爲有慊於斯堂矣況浙之東西民囂於訟苟非持法不阿守法畫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二十七

一審察而詳斷之又何以弭有訟爲無訟治梗化爲向化哉欽惟

聖天子簡拔寅僚必於太學之成德達材者臨軒銓注皆極一時之選有若江西龍公鐔爲憲使福建黃公壽湖廣朱公源爲憲副又若湖廣劉公必榮河南宋公鎔陝西王公義江西魯公克偉爲之僉佐參於幕者則又有山西之張觀爲經厯江西之熊均彭爲照磨池州之魯煥章爲檢校舉皆協恭共事僚友雍穆一臨於正不爲姑息優容之態遂使法司增重藩方屏息誠可以

上振朝廷之紀綱下白黔黎之幽隱不爽於嚮
明爲治之義也繼今以往時髦俊彥披服 寵
光榮斯職也莅斯堂也尤當思授任之恩居處
之崇致蹇蹇之躬各盡乃職必使奸貪絕迹於
郡邑賢良彈冠於草野赫赫之威無忝於巍巍
之堂踵遺芳而繼今烈實有望於後來之賢者
憲府諸公欲龕石於壁紀其事之始終請予文
以記之愚不敏敢以是而復焉爲之銘曰
巖巖臬司帥正一方庶職肅然白簡飛霜豸冠
峩峩威儀孔彰登車攬轡以激以揚載瞻斯堂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二十八

有紀有綱

重修貢院記大學士淳安商輅撰

國家做成周賓興賢能之典三歲一開科取士
天下諸司奉行惟謹近世試士之所謂之貢院
重垣荐棘防範旣密去取尤嚴豪傑英邁之才
至此如錐處囊中穎脫於外有司自當刮目視
之蓋禮法並行不悖也浙江東南巨藩人才科
目視他邦爲盛舊時貢院在郡庠西已而遷至
東北五里視舊地寬廣幽靜中爲至公堂及東
西廊堂後爲直舍舍後爲五經考試房以至供

膳執事之次大略皆備重門高墉內外謹嚴門之外東西坊牌二榜曰騰蛟起鳳聳美觀也堂之前續構層樓扁曰明遠便瞭望也然歲月既久風摧雨蝕堅者朽而壯者腐寢至頽圯其規制亦多弗稱成化甲午當開科之歲左布政使張公瓚右布政使甯公良按察使戴公良珙謀諸同寅圖惟脩改因以其事白之巡撫都憲劉公敷議用克合遂鳩工掄材筮日舉事朽者更之腐者易之卑者崇之隘者廣之廢缺者補葺之漫漶者增飾之舊受卷彌封膳錄對讀四所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二十九

蔽於至公堂之前茲移之東西二掖諸如此類悉改從制工出於在官之力役財取於公帑之羨餘一毫無擾於民經始於是歲春正月至夏六月告成規模宏麗甲於他省諸公馳書來京師屬予以記之予以菲才勞有司薦剡瞬息四十年追憶場屋事恍如昨日聞茲盛舉跼然而喜詎敢以不敏辭竊惟科目取士禮也防閑之者法也法輔禮而行禮因法而成不然魚目混珠賢否無別雖欲得實才而進之以光輔 聖明之治其可得乎此貢院之修建所謂澄源端

本急所先務者矣吾黨之士試藝於斯角勝於斯發蹟升階於斯豈徒爲一身之榮將自是而推其明體達用之學展夫經邦濟世之才以建大功成大業使利澤施於時聲華昭於後庶幾朝廷設科之意有司薦進之公爲無負已幸相與勉之是爲記

重建宋忠烈二侯祠記廣東致仕參政邑人鄒虞撰

太原劉公始治浙東西興滯剔蠹百度貞肅而褒崇忠義尤不敢後乃正德庚辰春登棲霞嶺

仁和縣志卷十四

三十

謁岳武穆祠行百步有耆士王天祐指道旁斷碑曰此武穆驍將張烈文侯憲瑩碑也瑩近武穆祠在城中眾安橋侯與武穆子雲就戮之所舊有祠焉隘且就敝而瑩地亦爲居民所侵公聞之惻然歸謀諸代巡巴渝張公縉欲爲恢復之計一日進都轉運董天錫杭守張芹輩告之曰憲雲二侯在當時以忠勇爲賊僮所害烈肝義膽日月爭光迄今三百餘年而堂封草莽碑文剝落神不以宇甚非勸忠之道也乃於瑩復所侵祠恢厥宇封樹一新瞻仰如在復念城中

舊祠亦神所依頽敝隘陋勿廣勿修曷稱祀事
會封主事張檉願輸隙地拓祠公大喜乃擇任
授圖經費鳩工作而新之棟宇輪奐規制宏敞
中爲殿堂堂中右像張烈文侯憲左像岳繼忠
侯雲殿堂之後爲寢堂堂各三楹堂之前爲門
屋如其楹門內爲道以直屬於殿堂堂兩翼爲
廊門外爲道至通衢樹碑而止扁曰宋敕封忠
烈祠逾月而落成公升祠拜瞻而歎曰事有塞
宇宙貫古今而不泯者惟忠義之氣耳侯之佐
武穆也奮不顧身誓雪國恥備嘗拷掠終無屈

詞以此克復中原宜無難者而卒不能成功反
爲檜所荼毒豈非天耶然當世稱其冤萬世壯
其節昭史策而有光在祀典而當秩若檜爲之
所者又不可不謂之天也今之琳宮梵宇遍海
內而忠臣烈士之名顧頽敝弗葺觀風者忍能
委其責乎矧典型攸係風化由關尤非細故雖
興廢有數而亦存乎其人不責諸人而盡委諸
數未見其可也人皆嘖嘖歎賞曰是盛舉也請
勒石以垂不朽公曰然遂命虞記之

工部分司題名記錢塘李旻撰

太祖高皇帝平天下爲斯人慮至深且遠謂漕運爲舟厥費惟侈不欲重勞於民也於竹木產聚之所稽其數除其稅而什一抽分之以充用又慮夫竹木歲至數有盈縮非若田賦之有定籍稅務卑官或從而乾沒焉乃命工部慎簡其屬遣監治之此杭郡抽分廠所由設也其後或遣或否成化初始用舊制 遣以爲常而 朝廷管脩器用時或取贏於此不專爲官漕之需矣舟之所需亦但取銀貨歲有常數官爲鬻竹木以畀之自員外郎浮梁舒君清盡捐腳餘資以爲

公署廡舍至於今餘三十年相繼而當其事者皆一時之選然而始則以不足公家之所需爲急終則欲加於前政之所入爲能或不免於鉤鉅刻核之作違暇及他事哉雖不盡然而勢不得不不然也宏治丁巳主事江都高君濟實來是歲適值營脩竹木供用織造又奏分腳價而漕舟之常數又不可缺君質敏而才長達於政體處之各得其宜且能薄取於下得益之道每日吾受教於尚書徐公毋刻於斂毋淹其期吾敢負斯言哉暇日閱故案見前政氏名已往之迹

昭然具在丙戌歲以後得二十九人又有監察御史三人嘗同事者前此則漫漶不可考矣以爲今茲不有以紀之亦將泯於無聞且其則不遠鑒戒攸存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紀之宜哉乃列諸貞石而請予爲之記於是乎書復脩貼沙河記左布政金陵顧璘撰

惟杭古有貼沙河久湮淤不治嘉靖庚寅工部新安汪君來涖榷事政若水流人心孚洽請興貼沙河之役汪君曰沙河利商且以利民固說道也然政在水利憲伯蔡君我不敢專民乃請

仁和縣志卷十四

三十二

之蔡君議相協合乃命仁和錢塘二縣承簿岳溥曹官董其役刻日鳩工疏其湮淤歸其侵軼水由故道堤坼梁壩悉復舊蹟不三月告成筏行無留人乃大悅乃礮石請記於東橋子東橋子曰余忝司民事於茲土弗獲興利而受成於二君又敢泯其嘉績不以告諸後按咸淳志杭有二河一名裏沙一名外沙裏沙卽貼沙也杭城都會孔道方二河並通時行者猶以阻患自貼沙河塞舟筏集於一河櫛比鱗次至壅閼莫進跬步千里浹旬勿達商民交病獻議者或欲

中分水道以限舟筏使不相沮竟干礙莫行竊稽周官凡州梁陂池咸有命吏因時程功莫有廢圯故適國者見道路弗治覘其政亂其所由重遠矣乃後世急簿書征斂而民務是緩抑獨何哉今二君於是役也虛已以順民因舊以成迹同心以濟事揆物以協情且工費取之商民不知擾經區總之吏商不告勞一舉而眾美集焉廣之人人垂之世世斯政之良也烏可不紀君名大受婺源縣人蔡君名時新昌縣人皆以進士起家在浙多善政因系之石俾後來者知

仁和縣志卷十四

三十四

其世

重開貼沙河記主事婺源汪大受撰

惟杭之關南有河焉爲城諸河咽喉延十餘里而隘甚舟筏鱗櫛以集惟筏行最遲爲舟礙舟奮勇爭先毒手相搏持愬權司無甯日時或商筏競逐時利塞河而進隻舟弗容前咫尺在望若踰千里竟浹旬弗達民苦之商亦病哉歲庚寅之四月旣望日予銜命莅杭榷事至旬餘日悉其弊思以疏之弗得計一日閒道濱江之地見有黯黯河渠若可逝而尋者問諸故老曰

茲古貼沙河也孰闢而湮世遠弗聞民且爲業
梵宇侵之其終迷失予曰嘻弗容啟爭若不足
也棄爲荒渠若有餘也孰若通其餘以益不足
使商民異趨以永無爭哉明日集商於廷告之
曰而儕挾筏以趨利舟人亦惟利之趨筏顧阨
舟爲患固勿利於人致搏訟擾於官滯於權又
奚有利於已茲惟貼沙河古也吾欲濬之以通
爾筏使舟人以甯茲兩利計也顧財力無從出
民困勿欲有所干惟爾商鳩金爲資我爲之主
擇人以司之與其成此功將何如僉應曰諾予

仁和縣志卷十四

三十五

遂與水利憲伯南石蔡公時議之旣克協復謀
諸總鎮憲巡暨藩臬諸公皆樂贊成乃復令商
曰濬河之役興不踰時而商所出金數其各視
木數多寡傭值是資宜備於預越旬日二百餘
金以具就命商程本祥王恭曹文修胡文祐籍
掌之又募徒告之曰若受直以土丈尺計勤怠
吾弗稽也其各度爲力分土以授皆如約乃諏
吉舉工命錢塘縣丞岳溥仁和縣簿曹官董之
予則間日以視相度其宜闢土爲渠益淺爲深
引曲爲直削廉角壯堤岸平流趾慮罔有遺舊

跡爲傍民侵軼漫然疏通予相地量畫淺深偶與相值人咸訝謂神啟之自九月八日始事至十二月望日訖工暘以時若人免塗泥事不廢弛天實與助焉首陽江寺終駱家跳計七百八十有四丈而遙兩岸相去計三丈至五丈有奇而廣爲工人以日計者凡一萬五千有奇費白金之以兩計者凡四百有奇爲橋以利民涉易權司關移公芟以便從事規制以備筏可大行視前河益利商盡悅之舟人樂其無壅予乃卜日報成事焉引睇河上見其流之吞地中接天

仁和縣志卷十四

三十六

未蜿蜒而北以西與大江並逝遂輒然曰美哉百年湮塞倏開一旦茲商民幸哉權司之設迨今六十餘年先予而蒞司事者與歲俱易其目覩心疚夙懷茲議而竟莫行無他阻於忌懷於私故也今予一舉而南石議協諸公贊成丞簿樂趨無他其利我商民之心猶一人也實萬世所當共知也倡議之初商人曹文脩葉叔霖吳正之贊之尤力而杭民以館商聽役於權若徐良徐江王鼈何璽輩咸來見事而璽之度置有方爲勞實多皆不可以遂泯因併及之且列商

姓名與所出之金於碑陰以告之世世俾咸知
所自云

修改兩浙諸關記編脩錢塘金璐撰

竹居薛子尙遷氏主榷木稅莅兩浙署曰南關
眾商萃焉政之所出也此外亦別有關關計十
有一所一曰漁臨二曰平水三曰鳳山四曰美
政五曰古蕩六曰觀音七曰北新八曰糶糲九
曰板橋十曰良渚十一曰安溪其視南關或遠
或近地僻而事微漁臨差盛每歲四八月主政
親詣其所餘則委諸下吏或擇一老人代收其

仁和縣志卷十四

三十七

稅具報於南關署總其所入輸於公家然自榷
稅以來雖有關名或鮮定宇閒一有之亦復圯
廢往往移就民舍商或鮮知無所向方易犯禁
例守者倚法相視爲奸勿可究止竹居子旣至
歎曰事有弗得勿爲者可避小嫌以滋多弊已
而遍歷諸所脩復者三餘易民家隙地或爲廳
室或止爲一小亭各就所宜扁以舊名示有定
界乃若漁臨關者故近批驗所兩商輳集官河
弗能容舟筏往來互相擠塞宿以爲患行居子
擇所於便徙之地易田爲廨分糾息爭俾永厥

利凡厥所費悉付之省司者而已無預焉諸關
底績見於新志可考也閒以其事語及近山金
子金子曰善者竹居子之爲政也豈獨治關一
事然哉臨財弗苟可以興廉居官任事可以宏
量任事弗避可以忘私爲政弗苛可以昭德規
畫有章可以致遠君子可大受亦可小知竹居
子之謂也豈特治關一事然哉金子旣以其言
復於薛子且告之曰子所治誠善政矣曷命之
貞石庶有後懲毋致速毀茲固君子所弗避也
統書以爲記

仁和縣志卷十四

三十八

去思碑記尙書會稽韓邦問撰

天地所生之利材木其一也利於民利於國而
上下裕如者何道以致之哉成周之世冬官掌
之厲禁於生長之時而勿傷阜通於貨賄之際
而有益故九職有列虞衡之職九賦有偕山澤
之賦九式有頒工事之式九貢有脩材木之貢
使民生享其利而豐商賈通其財而裕國家賴
其人而給爲太平有道之助也周衰而後嗜慾
侈於崇高法制弊於經久窮山之產不足以充
興作之費百賦並出亦未如之何也獨不聞諸

藉田以力而眡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任地以夫而議其老幼之說乎是以舊典方議
而卽阻弊政欲除而隨復世不古若有由然也
我朝建邦事多法古度天下材木經行之所而
委冬官之屬以賦之吾浙亦其所也先後涖於
茲者仰體邦家取法遠邇斂財均賦域民固國
之深意爭相奮勵以求其不負所委逮我郭公
而益漄公由丙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營膳
主事而來進諸商人以諭之曰我商我民也民
富則國足國足則政康吾責其少追矣使國賦

仁和縣志卷十四

三十九

如在於重斂重斂則多餘贏而國富民貧如在
於逃賦逃賦則不土著而民貧唐儒有是論也
吾與若等宜共勉之按事以來材木必躬爲檢
閱而不使胥吏之生奸賦稅不較其羨餘而悉
委有司之出納不以強弱而分輕重不以多寡
而縱緩急公能盡其大而不累於小者也充賦
於今爲之兆耳推而達之天下何行而不得哉
事竣而去賈於浙者楊廷器沈文湧沈文省沈
文本輩謀欲鑿公之政行于石以識無窮之思
來乞予言以表見之予不文亦嘗樂道人善而

致其言曰思發於心者一也懷惠而思者私而隘懷德而思者公而溥我浙之思我公者德也故公也公則可以合天下符後世者也或謂公之才識大而未盡其所施今日之事尤事也而以是滿公者隘也不觀之黃勉齋氏嘗監酒稅於嘉興吾儒事業無微可略故秉筆者傳其事而不遺公今遠體周官之遺意近訪宋儒之故迹而推大之則功烈逐官階之馳驟以爲高而繫乎天下後世之思者以我浙人之思爲之地也按公名秉聰字子愚先本山西襄垣人今受

仁和縣志卷十四

四十

廛於畿內蓋累世云

浙江按察使王公祠記西蜀劉瑞撰

歲壬午浙江按察使王公良闔室死于焚實

太宗文皇帝入纘大統之年也公字天性開封

人以刑部侍郎出掌按察事 命使來召公持

不可旣乃舉火合室焚焉公常居課子惟孝惟

忠惟武穆諸公是效卒蹈厥言慘烈爲甚蓋百

二十載矣西蜀劉瑞董學於浙聞父老言稽郡

志知公死事梗概昭朗白於今按察梁君材曰

按察貳長代不乏賢忠義而烈未有若王公者

盍祀之梁公詢諸僚窠曰何如時則副使于君
鏊張君淮曰祀之宜昔我 文皇帝有言子甯
尙在朕將用之周是脩食彼祿盡心焉可矣
文皇帝不咎既往有若此者況臺諫昌言於我
孝敬之朝乎可以祀矣梁曰然許君讚丁君沂
則又曰猗惟茲舉非直慰公冥漠而已臣子大
防表表後世是宗是依孰無是心無是心者非
人也 國家其奚賴之梁君曰旨哉公署之東
有亭翼翼宿名水鑑方整完潔謹設主祠公華
以丹漆榜曰忠節其可乎僉曰善矣穀旦奉安

仁和縣志卷十四

四十一

祭告如禮正德戊寅秋九月十一日也旣而僉
事胡君訓朱君廷聲劉君大謨曰古昔興作咸
紀厥成茲舉係風教可無記乎其何以詔來者
梁君曰然則以屬之瑞瑞於是颺而歎曰允烈
王公妥其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百世
赫且明矣謹書之爲記

有政亭記關中王三省撰

古之君子雖盡心於公家而游觀之樂不廢歐
陽子之於滁蘇子之於杭高懷逸思千載景仰
非惟不足以病二公而二公善政之遺其地者

實因之以傳後世責人太苛持論太嚴自曠職
玩物之議生而士大夫遠嫌自防之不暇矣
國家於杭郡城外建工部分司歲命主事或員
外郎一人以董榷木之政公宇之外舊有亭二
區對峙河側蓋前人創之以便臨莅者也亭後
有隙地雜植花木可玩舊扁榷木水亭亦前人
別嫌之意因以異於游觀云耳歲庚寅宏齋汪
子奉命於茲日坐其亭以決事以其亭近俗
久欲更之辛卯正月同年鄔子佩之偕予造私
齋以爲言佩之遂改爲有政亭賦詩以紀其事

仁和縣志卷十四

四十二

昔李白與尚書郎張謂泛湖沔州名以郎官白
爲賦詩至今載之集中可考而湖之嘉名因是
以顯予惟汪子之政精密嚴恕鄔子之詩清新
俊逸皆一時人望所歸文章事業異日必有名
天下垂後世者此事此亭賴以不朽當與醉翁
亭郎官湖爭雄長矣宏齋將刻石亭側復命識
之如左汪子大受婺源人鄔子紳丹徒人予則
關中王三省也

續題名記副使崔桐撰

竹居薛子監浙稅歲滿當代圖名諸貞石溯前

是役者逮竹居几二人虛其左方以俟來者屬
記於東洲崔子東洲子曰是不可無名也哉竹
居子曰吾非謂必欲名也計前乎我者有二石
焉吾日考之得其是者師之實以爲有私淑之
義嗣是而弗名將奚傳勿傳焉後乎此者吾之
得失將奚考之是終焉重吾過而莫知省也東
洲子曰噫公矣哉薛子之爲心也夫政本之道
焉爾已求道之心焉爾已心惟無欲則投之華
靡而不怵試之財貨而不眩淬之艱劇而不瞽
唯無我觀之物我而無貳參之俯仰而不惑徵

之古今而不禦充是道也錢穀甲兵非爲粗道
德性命非爲精嬪代屈伸非爲變動靜語默非
爲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仁人心也
蓋謂是與吾求薛子之共是役也征矣而紓以
寬詳矣而制無擾省矣而廢者興安矣而紊者
整察矣而阻獲便貨矣而義自潔夫是謂無私
是謂無我猶惴惴者懼有私我之孤前脩也無
所示之後也後是者莫考於今也自考者莫補
其闕也而復舉是焉公矣哉薛子之爲心也充
是心雖用之天下可也薛子嘗語予心學而大

益焉子故卽其記名而實以名且以求益於後
是名者云

續題名記副使江陰高貫撰

國家富有天下山澤之利日增月盛在浙則有
竹木之稅歲入者恆以萬計其始也 命尙書
工部郎一人主之成化閒或以御史參之尋罷
迄今惟委之冬官蓋舜以益爲虞使之若予上
下草木禽獸至周而有掌邦土時地利之政則
固司空之職也比常立石於廳事凡前政之名
氏可稽者悉書之自成化丙戌至正德戊辰爲

仁和縣志卷十四

四十四

員外郎者五人主事者二十有三人御史者三
人而所書已徧矣壬申夏四月上海戴君以主
事來監是稅飭已而薄征民信而商悅然君方
景行前哲思齊其賢一日睨前石而自訟曰非
此無以知前人亦無以示後人之知也有缺典
焉可以不續乎哉於是俾匠石求珉之山得之
自己已歲至石新刻者又四人而屬予爲之記
予惟權之爲政不得已焉而取之於民士君子
周旋其閒上欲有以濟國家之務而下欲不失
民心之和誠有不易言者又況政之施人改而

歲不同也耶予是以知列名於斯者雖先後異時彼此異地必其心協道同無間爾汝而後歲易一人不嫌於屢必仁足以全物義足以知利而後裕民益 國不憚其政之難必道德功烈之盛足以軒前輕後者森然出乎其間而後登名於是者皆預有榮而同一不朽否則非貫之所知也敢以望於諸君哉貫不佞以嘗官於水曹與今昔諸君洎嗣是政於是無窮者皆有協恭之義遂因戴君之請而僭書以規

王公逸事碑銘提學僉事萬潮撰

仁和縣志卷十四

四十五

靖難之初王公死之正德戊寅按察使梁君才始祠公於司門內東南副使劉君瑞爲之記嘉靖戊戌按察使陳君鼎隸仕之初謁公祠讀所爲記愀然曰吾先祖宗伯公死事寔與公同緬懷孤忠感創獨至旣而得公逸事於參政張君芹欣然如有所獲謂是不可以無述謀諸同寮副使朱君裳等咸曰然乃立石屬潮記之潮惟表揚忠烈實裨風教不敢以不文辭謹按公諱良字天性河南開封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建文辛巳坐事以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

王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九月公聞難卽
慟哭自誓必死會 命使召公公集本司并各
道印於私第嗟歎者久之妻淑人問故公曰我
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淑人對曰我則
不難處公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自投於池而
死公卽列薪於戶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
存宗祀爲託遂舉火闔室自焚事聞於朝

上曰死自其分擅毀印特可罪耳 詔徙其家於邊
台人陳燧私識其事翰林院編修黃君佐爲之
傳卽所得於張君芹者也宗伯陳公諱迪其逸

仁和縣志卷十四

四十六

事別有傳云嗚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皆所謂
天性民彝不可解於心一也莊生謂臣之於君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殆不得不然云耳豈不知
君臣之義本非在外者哉武王順天應人萬邦
黎獻共臣惟恐後而夷齊方且甘餓首陽不食
周粟孔子稱其求仁而得仁夫夷齊何求哉亦
各全其心之所安而已矣苟如莊生之說則革
命之際可以逃君臣之義夷齊何以死爲雖死
焉得爲成仁乎哉嗚呼公之心夷齊之心也
文皇不以死之爲非是卽武王封比干釋箕子不兵

夷齊之心乎君臣大義章章如是我 國家有
道之長並隆三代其所由來者遠矣銘曰常變
者遇生死者身弗變惟義弗死惟心事君終只
無忝爲臣事天終只無忝爲人

貽思碑記右侍郎里人江曉撰

惟楚有彥龍江周子惇德懋學用揚於廷肇服
在邦事爰奉 命監權示茲南關期而代乃旋
時徽商程本祥戴里率籲眾胥矢言曰爽惟哲
權誕惠於印庶商顧茲云邁其曷敢諼尚祈脩
辭以賁子曰於匪惠胡感匪感胡思休茲哲權

仁和縣志卷十四

四十七

鮮哉惟人有思敦在政惟政有臧否在官印聞
曰政不在競亦不在絀惠不惠懷不懷相古哲
牧率惟迪德熙政用敷惠於厥民厥民罔不是
懷肆蔽芾甘棠厥思惟永越惟權政商以裕國
匪牧攸若其曷惠之懷惟牧感民匪艱惟權感
商斯艱矧或忉憤以飭怒或培克以取盈則對
用是叢匪惟不敢格亦不違寧矧曰其有攸懷
惟龍江周予董茲權政恒越曰惟國需財以濟
惟商資殖以生顧利博弊滋孰不祇怨矧商罔
常懷惟惠之懷念哉乃惟前猷是式惟官箴是

傲寬以居之廉以持之公以釐之恕以行之義
以制之因之革之與時宜之凡材木所集詳以
幾之慎以覈之揆厥數罔踰厥則平厥估罔虧
厥資其或弗率雖則懲之亦原厥情罔託於威
越庶商惟時懌丕集於厥關俾國課用裕時乃
休矧曰其脩葺關署時庸泣止俾商桴無壅矧
曰其督造漕艘飭材祛弊俾遄鳩僦功越庶工
庶旅罔不咸懌匪惟茲商嗚呼惟惠斯懌惟懌
斯感惟感斯思政以惠敷時謂嘉政思以感孚
時謂忱思惠敷在上思孚在下上惠下思時謂

仁和縣志卷十四

四十八

哲權惟惠同於厥牧惟思同於厥民罔俾甘棠
專美有周休哉繼自今望日隆秩日崇越在內
謨明弼諧越在外道洽政治用樹嘉績於丕時
則誕有令聞匪惟茲關予弗斐勿克宏茲賁爰
敷時繹思用勒於珉俾令聞惟無斁

工部員外郎潮溪謝君去思碑給事中里人傅
佩撰

國家制權天下竹木之稅以濟漕艘以需器用
慮行是五者澤下於商多矣故能感召羣心懽
忻罔閒瞻依綖戀如迎父母豈有所私云乎哉

君之政也可以佐國可以益漕可以柔旅可以
勸後推是以往其將立無窮之聞乎鑄珉頌美
尙有大者云云其他工料稽奸商牙平價艘艦
責成皆有成規其傳惟遠者法併得書君字順
之戊戌進士江西吉水縣人

公恕堂記左諭德錢塘李旻撰

去杭城北行十餘里有橋曰北新路當吳楚閩
越之衝水浮陸走者必由焉據橋爲關以權民
舟算商稅其來舊矣橋之良隅故有公署其廳
事距水滙稍遠其前又蔽以門且岸石頽圯艤

仁和縣志卷十四

四十九

舟而陟降者病之丙辰冬南京戶部主事劉君
景寅來監治關事居數月綱紀振立政通而信
易使矣乃召諸有事者於關諭之曰吾欲易門
爲廳而拓岸甃石以爲公私之便如何能不擾
於官民而以義成之可乎眾應曰諾因簡其才
有力者數人授之規畫使掌質劑凡庀工輸材
旣廩之事悉以任之而官不與焉先甃岸以石
拓出水中廣三丈有奇損廣之二以爲高袤五
倍於廣而不及數尺中岸爲石堦一左右各一
翼之階皆臨水艤舟者可拾級而升也乃撤故

門而爲堂其屋三間屋之背爲門門內爲複門如屏然以存廳事之制又建巨坊於堂之前其下崇廉廣階繚以欄檻規模秩如也旣成而臨之座上可以俯視乎舟人舟中之人投牒告訴者登岸而至座前無復畱難壅蔽之患上下之間豁如也自經始至於落成僅三閱月耳君始來嘗請教於尙書奉公得二言焉曰公與恕征權之善也君受教而行之惟謹至是以名其堂而請子爲之記夫無私則公不刻則恕豈獨爲關凡政之施無不可也今以一月之間政通而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五十

人信一言之出下歡趨之若桴鼓影響之捷雖財力勞費皆若易易然者非公而無私恕而不刻其效曷克臻是耶自茲以往繼其事而坐斯堂者盍亦因堂之名而有感於中則其事同事同則效無不同矣人之被惠澤甯有終窮哉蓋不但爲公私之便而已也君字生之四川南溪人以癸丑進士初筮爲今官諸凡有事於關而與義舉者咸列名碑陰亦君不沒人善之意且勸率之約云爾是爲記

北新橋重建記郡人李旻撰

出杭之武林門北行沿運河踰十里有橋跨河東西水陸之會名曰北新肇建於宋嘉定癸未國朝洪武初嘗加脩葺自始迄今數百年於茲矣歲久傾圯水浮陸走者咸以爲病有司以其工鉅而費繁也莫敢措意其閒時鎮守大監麥公委監察御史陳公銓相與謀曰急民隱者固有所先務也是橋久壞盍思所以撤而新之於是擇地違舊基以北數十步而近鳩工庀材措畫廩餼出故石於水伐新石於山追琢斲治千夫駿奔經始有道民不知擾始事於宏治辛

酉夏四月十七日冬十二月而告成橋之高二丈五尺去一尺以爲廣袤則十倍於廣之數下爲三洞以通舟楫其廣皆出入五丈之閒上爲扶欄際橋兩趾旣成而高大壯固視昔有加無不及焉方其繼始之日二公之志雅不欲勞民力而破公帑也乃會計當歲贓罰紙價之入藏在有司者約千五百兩有奇適有中貴奉朝命賚金幣散施江南聞此勝舉以白金二百兩爲助於是工有募直材有市價奔走執役者有餼廩舉事而眾樂趨之執役而人不告病旣成而

歌頌興焉豈易得哉於時輔翼贊襄者若某若
某不乏其賢乃用底績嗚呼橋梁道路濟利大
矣故王政重之況乎在都會之地關民用之切
隳壞之久而成就之速非達於政體而篤於民
隱者固未能汲汲於此也觀一橋之建而他施
於民者從可推矣郡之守某以耆老來請予爲
記於是乎書

重建中興永安橋記給事中馮檝撰

水行乎地中大爲江河淮濟小爲溪澗井泉汲
而取之引而導之可以充灌溉具飲食資滌濯

備塗澤然可用而不可犯可涉而不可履古之
聖人設爲方便使犯之而不溺履之而不陷去
其害而就其利者蓋有道焉於水之直流而遠
者作舟航以行之於水之橫流而近者造橋梁
以道之凡人往來乎四海萬里之外水潦莫能
爲之阻者舟之利固大而橋之功亦居多今夫
道途之間一水之隔深不可舟淺不可涉咫尺
之近如在千里有橋濟焉頃步得達兩山相瞰
水流其中崖立萬仞其險可怖彼不能至此不
可往有橋濟焉如履平地平原曠野穿渠走水

水欲常運渠不可湮渠通水流行者有阻有橋
濟焉二俱無礙然則橋之爲用大矣哉東南之
地勢最趨下受百川水潦之歸隨流上下固有
舟矣截流而過非橋孰能濟之府北十餘里號
北關鎮商賈駢集貨物輻萃公私出納與城中
相若車馳轂擊無閒晝夜而河流阻乎其閒舊
有三石橋行者賴以獲濟居北而最大者曰永
安建中靖國初僧舜欽募緣成之積有歲年日
就隳損經由不敢俯視慮其覆墜人人寒心鎮
民耆艾陳德誠往觀焉遂萌濟眾念願同興脩

仁和县志卷十四

五十二

與同儕余慶施宗宥等命僧梵海結約募緣共
成其事見者皆然之自紹興丁巳仲秋鳩工聚
財至次年戊午初春告成皆躬自督役比舊橋
尤堅厚雄壯可以經久觀者稱歎仍以新舊橋
餘材於橋之東建一小閣屋二廈上安諸天聖
像下接待雲游僧道計用錢四千餘緡德成慶
宗宥出其半云云號曰中興永安橋

仁和縣重建倉橋記成都守錢塘許應元撰
仁和歲賦以數萬計轉輸而北給官儲氓疾供
上之急卽稔歲上亦曲賞之德養厚矣然茲益

困何也非增賦於曩時而弛力於當年也又非政苛令覈之患也病在規制廢而吏不時省轉漕之來尚矣明興海輓旣廢於是乎穿漕渠山東轉齊魯梁衛吳楚之粟以填畿內江南則出京口絕大江亂淮流沿濟沂潞抵京師漕大便利矣於是合天下鑿處皆倉水次便兌運焉仁和倉北去縣治十五里異時倉後爲小河上爲跌馬橋小河官河支也出官河則四達諸鄉民輸租舟自大河入次橋上下河許由倉大道數步則抵倉下入其納無停兌成化閒橋圯河頗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五十四

淤塞地近香積浮圖稍稍規河塽芟牧其中己益堤岸浚窪畜魚爲奸利而大道地人民姚氏屋覆其上更七十年傳僦數主民租乃自關入行旣回遠而關法偵詰啟閉一日再放舟舟鱗比不得八以是廢本業又畏後期擔負或數里而漕亦頗懼不逮徵會橋之興廢係亦大矣嘉靖戊戌關中桑君來判吾杭實領九邑之賦始至病民之勞問訊閒以言府以謂國經重漕而入賦淹速視河通塞卽橋不建舊道終廢民病不已且闕者衡財數丈縱爲弓二千滙流大河

爲倉設甚明疏而決之甚易而妄一異端公奪其利園視不問使通道鞠爲穢區疲民困憊於肩負非所以先國家而憂黎元也誠令歸侵地開通故河仍爲橋而巷其屋處計爲費不過數十百金而縣爲徭百七十人度可一月罷橋成道通徵輸時而漕亦通利便當是時郡守章邱季公賢大夫也雅意建之行視欲具白於是併上議御史御史曰議善趣行之文書下府府下之縣縣尹楚陳君曰爲百姓興利去害者令長職也我乃愧後矣於是躬視畚畝民競從事果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五十五

二月而橋成道通民果稱便許子曰入其國其政可知也觀其言其人可知也予獲覩郡牒上下交復其文辭足稱矣然亦適逢其時夫以西門豹之知也豈不知引漳灌鄴哉必史起乃發之夫賢者誠貴得其時成化以來守尉眾矣卒罔睹其弊其流風蔑如也誠知之所遭異邪河橋之議桑君發之必數公然後乃成其志乃若不惟其宜而猥欲興事亦難矣嗟乎非君子孰與共憂此者哉始口其事糧長沈昂鄒瑄郭輝等予旣列其事而併記其名於石

改建船廠記提學副使孔天胤撰

浙歲繕漕船初嘗解料於淮作之後弗便改迴
本省然猶募作蘇地後復弗便始於仁和縣謝
村置廠團造又 欽命工部抽分主事兼督統
理而後事體稍歸於一然厥廠興於草創其地
高窪河港間隔勢既難於臨視而官旗商匠利
於私便猶往往散作他所則稽察亦有所不周
矣故奸爲漁獵物用苦窳事不稱廩工不軌程
勿便猶夫昨也嘉靖甲辰潮溪謝公來莅秉道
經務精理植維剗僞滌衰興廢補敝確然稱綜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五十六

核焉故權則清平而不擾船則靜治而不棘於
是吏民相與咨議上狀言往者團造之舉糾工
料合繕作誠甚便宜然廠實隘陋擇地不良居
業非所故有侵緩之失苟且之虞非團造意也
今明公悉心綜理之辰誠不易遇願有更畫以
展初猷公於是遂令指揮牛天賜等相度其宜
僉言廠宜更置置關外板橋地便因變取故廠
之值與其扣庫之羨買民隙地六畝募易工材
經表營建中構前堂五楹左右廂各五間後堂
五楹左右廂各三間爲部使者督臨之所周方

繚以崇墉前啟大門門東置把總亭一所把總居之門西置分理亭一所羣有司居之其匠作則租地傍附搭廠數十乃糾工料合繕作又柵河兩頭嚴其啟閉以閑其出入由是規制廣嚴畫略宏備造作不分其志督察可一其防則侵緩之弊湮苟且之路塞經體之理得團造之猷闡矣始事季冬之朔而以明年春仲落成事盡便宜官民一無擾焉謝公於是將代託予爲記其事浙人造舟供漕自 國初迄今百八十餘載料或解於淮或鄰境募作或團造本省一事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五十七

而凡三變皆不能無弊焉緣利故也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然古人有一兔在野百夫競逐一金布市雖强者莫之敢攫之喻何也言主於一也然則救弊之近者其團造乎往者名爲團造而實無肆以居則猶投免於野而驅其逐如是而欲息奸止弊豈理也哉惟其有廠則歸於一矣是救弊之良法也公嘗欲略減料價以杜競逐之私是亦一法乎然舟漕事大計費爲小以財聚人易所不諱但責操得其道而已謝公名體升字順之江西吉水縣人舉戊戌進士號潮溪

重脩浙江貢院記工部侍郎里人江曉撰

誕惟

聖朝稽古定制三歲命鄉簡秀升於春官曰貢士肆
諸省城有貢院之建惟浙文較甲諸省士之應
簡者歲益增建院以來蓋凡幾脩矣嘉靖丙午
實惟簡秀之期待御蒲池楊公按治於茲祇率
厥典偕巡鹺侍御紀山曹公暨藩臬郡邑達觀
於斯院堂館臺署罔不宏碩而旅進之西衢以
外崇坊表焉蓋前按治雲川舒公偕巡鹺小江
陳公經度而增葺之稽諸太宰渙石唐公司馬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五十八

甬川張公所記可徵也顧諛南隅壅窒罔以熙
文明之化且士自崇坊而進岐紛橋隘罔以徑
趨矧諸駿奔祇役者亦罔攸佞俟曷其弗爲之
所詢謀僉同爰檄藩臬郡邑敷稽厥址量廣輪
而公易焉肆諏日命工載闢載營式爽且塏復
且遷正門重門而南以宏試舍越在內左以司
饋右以司幾率惟其制而擴之越在外左則講
司協理者次焉右則郡邑司饋者次焉率惟其
宇而更之中除爲道至於南衢而蔽之以屏門
啟之以坊門厥左右聯之以庠廡自衢底南崇

之以垣屏厥左右咸樹之以坊自右坊折而南
則建輿梁以利涉而直達於西衢表識惟舊規
制惟新矧駿奔祗役者咸有次舍越五月鳩工
僦功奕如秩如厥孚翕如允甲於諸省式惟諸
省光厥左伯虛谷姚公暨右伯參伯僉曰偉哉
令猷偉哉嘉績尙圖惟攸賁爰俾郡守嚴侯暨
邑令程子龔子胥諭於曉顧曉弗賁其曷以賁
第麗於洽且昔偕太宰司馬胥賓於斯其曷敢
勿賁乃颺言曰惟國非賢罔乂惟賢非簡罔庸
賢所以翼治也院所以簡賢也翼治惟賢簡賢

仁和縣志卷十四

五十九

惟院亶其重哉惟

皇建極誕敷文德屢簡厥賢用翼明明治越在浙揚
廷展采侈於前聞率惟斯院所簡時乃休今蒲
池楊公肅憲敬典章軌貞教丕惟迪簡是重俾
斯院聿新用熙文明之化紀山曹公恪度崇雅
實協襄焉且藩臬郡邑式胥闡猷式胥宣力財
則取諸公帑而出納有經工則傭諸廩里而省
諸有程非急先務懷永圖而綜覈詳毖其曷以
致是是其經世之績乎在事君爲竭忠在制事
爲率義在作人爲式禮匪徒飾之以侈美觀云

爾凡出斯賓斯者亦尙繹思以無負茲典敷言
試功用昭令譽於丕時則斯院彌重斯省彌光
其永孚於休曉欣睹厥成肆敬識之以貢茲珉
其諸藩臬郡邑暨承采庶職悉載于石俾後世
無斁

政約記編脩高儀撰

南關政約者工部員外郎吉水謝君之所定也
惟南關舊有牙估若干人凡商木售于市者俾
之展成奠價於是委之美利以待諸司之營建
卽選材供事而所司仍酬其直焉享公家之利

仁和縣志卷十四

六十

服公家之勞法制所從來久矣顧吾杭頃歲百
役彙興征索無虛日且抑削其貲眾始大困董
事者急於徵集輒市斂於商而抑削如故則商
之困尤甚以故訟謀交騰歷數載不決歲甲辰
謝君來涖事廉其狀卽慨然曰此特易理耳夫
任牙者法也必取於商者勢也審勢以行法是
惟吾責乃召羣牙詰之曰汝固不堪役乎然汝
職不可盡蠲也吾將酌損汝利以歸於商卽更
汝役法如何咸稽首曰幸甚於是復召諸商語
之故諸商亦稽首惟命遂曲慮詳盡列爲約六

百條交質於庭榜於署檄於有司刊爲令謂之南關政約云察時變當民情片言而訟絕矣謝公其眞治理明達優於政如此哉雖然予竊有感於是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故成周盛時營宮榭治館室其民匪特不以爲困又從而歡樂之若斯干之詠靈臺之詩蓋可見已及其後世有大東之刺則憂危愁苦若不堪命者此何故哉蓋勞逸頓殊而公私之情亦異也牙人服事於杭垂百年始不以病告一旦乞貸其役遂舉千金之利以捐之若釋

仁和縣志卷十四

六十一

重負而諸商歲捐千金以償公市之闕且懼其給也非役煩而斂急則百年之內豈宜變更若是乎是故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此正吾杭今日所急講也政約既定之明年謝君將代去商牙謀立貞石以示久遠今旣表其事而因附已說以告夫觀風者謝公名體升字順之別號潮溪登嘉靖戊戌進士廉靜公平諸所規畫咸盡善將有特書其蹟者故不載浙江提學書院碑記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吳

江趙寬撰

憲臺東南隅有三學射圃爲諸生較藝觀德之所前提學寓以施教聽治者也歲久革易予承乏來則屯田憲僚居之而其閒隙地東西各數畝同官諸公咸謂東宜建提學廳事其西則射圃不可廢也屯田當償之白諸鎮守太監麥公巡按御史張公鄧公任公皆曰可遂計材用擇任使召工徒卽所謂東隙地者翦其荆榛平其坎穴爲堂五閒內外門皆三閒堂之後爲齋三左右廂各一閒東西側舍五區區二三閒繚垣四周甃道砥平靜深虛明不華不庠興於宏治

仁和縣志卷十四

六十一

己未五月訖於明年四月其費數百金皆公帑也初則憲副今廣東按察使劉公希範者臺事實創始之繼則今憲長孫公孚吉綜理而成立之憲副呂公廷珪張公應祥朱公懋恭林公舜舉僉憲郝公性之蕭公凌漢范公鳴遠陳公汝德皆勸相之而估其役焉旣落成諸公曰盍命之名寬伏讀 制敕有端軌範嚴條約公勸懲之諭三者學政之要也而端者嚴公之本軌範者條約勸懲之本本不端則操持不至私意或行焉雖嚴不畏賞不足以爲勸罰不足以示懲

條約煩多抑末矣故題其堂曰端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題其齋曰知困而總名之曰書院昔宋之盛時有嵩陽嶽麓睢陽白鹿洞四書院天下之士鼓篋而至者不遠數千里聚徒恒數千人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學者尚質實遠浮僞先德行後文辭蓋雖未能深造乎道德性命之奧而亦不踰於禮義廉恥之大閑矣故儒先豪傑出於其閒知名當世者甚眾至於今天下尊四書院之名不衰而其所謂山長典教事者大率山林隱逸或一命之

仁和縣志卷十四

六十二

土耳寬不肖實受 簡任且居文獻首藩顧乃因陋承敝無所建立竊媿之夫昔之人所以槩模陶鑄之美作興鼓舞之盛非苟然也莫不有術焉端範以立其本知困而強於有爲豈非術之善者乎今吾觀於十一郡之士遜志時敏斐然成章者固多而枝葉剽襲之陋功利徼幸之私蓋亦不能必其無也是以日乾夕惕圖所以陳列綱常闡知名教黜繆崇正濬流導源者將以移易其耳目洗滌其心志於變儒習使之粹然一出於正由宋人之學以進於聖賢之學以

進於三代化民成俗之效以少俾 聖明治教
之盛之萬一然薄劣未能也所以盡心而欲其
必至焉者亦惟端範立本知困自強而已矣書
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易曰水洊至習坎君子
以常德行習教事敢以自勵且以告諸後之人
兩浙提學書院端範堂題名碑記浙江按察司
提學副使莆田陳仁撰

分職廉訪觀風類爾所署以學名所寓以書院
名所出政以端範名名之學之書院有所因也
不覺爲異名之端範無所因也若高以自標然

仁和縣志卷十四

六十四

有所取焉自懼懼人自強強人約

聖諭端軌範一言以蔽期弗違乎崇養至意然則
以是標爲目以紀其人而名其有勿與者乎我
國朝誕興文教作成士類崇文學掾以師崇
之至正統時復綱維是南北二畿以御史各省
以臬司副使僉事授之 璽書深惡喜事侵職
之臣不與之俾專且重專則難自諉重則思強
其力以求勝要之無忝厥職則固有在焉故於
視事必高一門牆闢一路庭而以肅進趨以恪
藏脩今茲備美始于宏治己未亦旣立石以歲

月之其總臺署次先有刻名石旣爵邑除拜參錯郡采閒矣復何爲乎是題名義固有取無見爲重複也昔在儒先文獻是崇金石有言厥惟舊矣其見於名世之賢則凜凜乎指議忠詐直回三四語後世踵其事因其意不必家自論議夫標其人不顯暴其跡至繫乎人心之公醜好自別以榮以辱以子以奪則又不可移易是亦勵世之一端也今之所取則不盡然前乎吾事其事者聲實俱稱無不善可議後乎吾事其事者聲實俱稱無不善可議前者旣賢難乎爲後

仁和縣志卷十四

六十五

後者亦賢難乎爲前此吾恆慄焉懼夙夜祇畏無敢自暇逸也或曰子以子之前聲實俱稱固矣後乎子未事其事曷從而知之曰吾以吾之前之賢而知之其性同也吾以吾爲前之後而懼不稱則又知之其心同也吾曷爲不懼乃若磨礪雕鏤鱗次宿羅則援據前修而不爲異觸值監觀幾萌激奮則義善將來而有於同若但云醜好並形彰瘡是寓則皦皦嶢嶢無補污缺而指摘瑕疵洗索癥垢則亦何取於是刻哉此予之意也此石之所以立也

浙西道重建記左諭德錢塘李旻撰

提刑按察司外臺也在浙江分道五杭城有浙西道其來久矣所統杭嚴二郡地在鎮守巡按藩臬軍衛總治之所地重而人繁自軍民土著商旅走集游食寄贅常數萬家文移獄訟恆數倍他道蓋浙之首道也舊署湫隘近市且歲久傾圮又去司遠朝暮往來吏胥隸卒艱於禁防眾議屢欲遷之未遂也宏治乙卯冬憲副劉公洪總憲事乃謀諸鎮守太監傅公巡按監察司御史吳公得近司蔡氏地一十七畝其廣二十

仁和縣志卷十四

六十六

有五丈袤倍於廣而贏四丈舊署地近市價甚高令有司鬻之得銀八百五十兩以什一歸蔡氏之直餘以畀督工者充市材鳩工廩旣之用爲廳事五間左右廂皆七間退食之堂如廳事之數而左右廂皆三間爲前門三間南向臨街而濱於河儀門如前門之制廷樹森列垣墻周固吏書有舍庖溥有所伺侯訟獄者皆爲之處左餘隙地尙五畝凡工材廩旣之費計用銀千兩有奇僉憲張公佶以米價羨餘百兩爲助餘悉出地價稍區畫以足之執力役則取諸驛遞

囚徒使更番供事不役軍民一人經始於于丙辰三月明年丁巳秋八月而訖工按察使劉公福暨同僚諸公謂不可無文以記其成因以屬於旻昔我

太祖高皇帝臨天下之二十五年嘗命工部官按行藩臬郡縣諸公署缺者創之弊者補之而於各官考績之籍又必書其在任脩治公署廨宇之數以爲功所以辨等威明上下崇具瞻之地嚴廉陞之分其意深矣自時厥後承平日久內不足者以嫌爲避才不及者以時爲解視公署

仁和縣志卷十四

六十七

若傳舍然凜凜焉巖墻老屋之下因循歲月以代去爲幸前後一律而舊規泯矣若劉公今茲之舉費不出于公帑役不擾于軍民此數十年人人之所欲爲而不克爲者一轉移之間爲之若有餘力焉其規模渾樸木石堅好堂室靜嚴門閤高敞下人瞻趨不戒而肅蓋不但輪奐之美爲足誇而已也嗟夫天下之事士大夫所當爲者眾矣使能智以謀之廉以處之勇以行之皆若此役之舉則烏有齟齬而難成者故觀於此可以知其爲政與將來遠大之業矣公字希

範湖廣安陸府人戊戌進士自監察御史爲今
官云是爲記

仁和縣志卷十四

六十八

仁和縣志卷十四終

仁和縣志後序

世率知志乃史也爲其直書乃事也尙未究夫志之在史乃條目之一耳子觀夫天文地理河渠禮樂選舉職官食貨藝文咸以志名獨人物在史爲列傳茲亦入志從其類也他如公署徭役寺觀墳墓史例弗載茲志亦附焉蓋郡邑之志視國史宜詳也近世作昧此復置所謂年表與所謂列傳是豈志之名義乎惟我三吾子之作仁和邑志凡若干篇自始暨終統以志名深達此義且宋自太平興國三年始因錢江縣改立仁和歷今五百六十二年卒無聞焉蓋闕典

仁和縣志後序

一

也或有詢及之者則曰事統郡志奚必改圖斯言豈其情乎要亦畏其難而止矣一則爲其世久而苦於考蹟一則爲其怨興而苦于任謗是以相承坐視因循抵今矧邑事繁劇戴星出入焉得餘情漫及此哉間有念及是者則又慮夫勞傷民財陰招物議意輒寢無惑乎卒爲闕典惟我三吾子乃忘情於考蹟任怨而於處財復忘其身忘其家焉觀其以涿郡司教轉尹江陵捧檄請閒資身尙歉今其創是志也顧乃上辭公帑下絕私門凡所給費曲自料理非惟典衣鬻玩而甚至稱貸以充是豈矯情以干譽哉亦欲

潔身直氣以信後世云爾若夫心勿能思理勿能燭如土田如戶口如租庸調或藏于公府之簿書或掌於老吏之紀錄歲久易湮人移數泯非賢有司其心虛明練達未能考而知也時則賴有成齋王公分猷分念用匡不逮否則事何依據難追闕遺卽是而紀成書之功豈曰小補他若探蹟索隱訪古尋幽至於嬰寒暑歷晝夜無阻高深無辭遐邇特其素習之常勞未足爲三吾多也歲戊申春予過杭尋盟西湖因念三吾子同年來訪敘好閒辱出示邑志全稿子次第展玩手弗能釋竊自評曰質而不庸文而不詭詳

仁和縣志後序

二

而不泛約而不遺誠良史也三吾子察子意與因屬予序後予以義殷情洽遂可其請及今而月乃飛翰達予用申前約子暇日方濡筆擬辭乃先歎曰以五百餘歲之往事而追纂於八載以數十人之積功而彙成於一身茲惟艱哉予嘉乃績自今尹斯邑者不患莅官而無所稽以興望洋之歎矣自後世代相承當勿忘三五子之功三吾子諱朝宣字君力三吾其別號也嘉靖辛卯中式京闈

賜進士第掌

制敕房光祿寺少卿櫪陽年生馬從謙書

仁和縣誌毀失有年無由輯梓順治丙申各憲檄取石父母諱禎號漢青以邑乘不可得厚資購府誌以應因欲謀新之與叔錫九議延鄉達張固存朱子元鄭壽子潘爾瞻張日宗諸先生以董厥事緣卽被讒去位未果時諸生鄭渤云其大父孔肩先生諱圭者曾錄仁和縣誌前神宗時邑令周公諱宗建號季侯取閱今無存矣適丁酉錢塘沈父母諱虬號次雪以清釐漕弊受誣歸里與周侯同籍葭苳親求覓前本周裔以遺書零散一時難得耽延十有餘年庚戌遊寓吳閫得與沈父母相對晨夕請全夙諾向周笥而

仁和縣志朱跋

一

得之古跡雖存詩讚細註略而不詳且字多差訛未成全美計與張子文嘉于郡誌中輯補闕略以俟同志重鐫共垂不朽云爾辛亥仲夏後學朱之浩謹述

仁和縣志跋

志以紀事實而已矣文非所尚也蓋以文之麗者實之所謂華而不實君子鄙焉惟其知勿存乎文而存乎實故雖以愚之淺陋粗疎不文甚矣敢僭踰爲之不然則吾邑以文名家班馬自負者今昔爭雄代各顯著曷爲乎束手坐視漫不興懷亦知事存乎實彌文同視此愚所以敢僭踰爲之罪可原也雖然實豈易覈哉病在勿公而已矣弗公則情詭弗真筆阿勿直罔以愜鄉評而取世信君子有弗貴焉愚爲是乃上辭公給懼其或轉託也轉託則礙公矣下絕私遺

仁和縣志自跋

一

懼其或陰囑也陰囑則累公矣是以寧割已貲捐已物以期至公以期逭君子之譴時或弗繼賴有甯國相近江沈公瓛殊鄉耆西亭虞君相隣庠士九華畢子德倡義贊襄用俾弗困已而聞風興起者復有忻州倅冶亭潘公錯輩數人量力資給義出良心愚察其與是志無相顧藉成人之美者也故樂受之俾於此而復矯枉過直潔已引嫌是不免蹈陳仲子之廉而是志卒無成矣當是時愚方以遠事或湮近事或浪朝懼夕憂惟恐遺實而言之無文非所恥也用是跋於末簡以白愚僭妄之心而昭諸君子之尚義云

嘉靖二十九年龍集庚戌仲春吉日歸閒野叟仁和
沈朝宣謹跋

仁和縣志自跋

明嘉靖間仁和沈三吾先生以一人之力積八年之功成仁和邑志十四卷無論書之何如亦勤矣哉然逡巡延至今三百四十四年未梓行也藝文書目中雖有板存家塾一語殆欲刻而未果歟不然何以自嘉靖二十八年成書後至明神宗時不及三十年已僅僅留一難得可貴之鈔本又爲錢塘邑宰周公借閱攜歸吳閭至 國朝順治間求之不得迨後朱君輾轉覓得之周氏之裔而僅留殘本重加補綴蓋亦幸而存矣然仍未刻也一二鈔冊珍同拱璧同里丁君松生富藏書得鈔冊不自祕付劄劂氏精寫樣本

仁和縣志王跋

一

蓋有鑒於前此之因循而志在必刻也然訛缺過多猝難付梓梓亦非完書光緒壬辰十二月以寫本謄予校正并錢塘叢志寫本共二種予讀之叢志有舊刻本在易校也此則副本亦訛校頗難天下事惟難者不易爲正不可不爲否則成書在側尋行數字而是正焉略識之無者能之奚貴哉爰於解館之暇歲暮年初屏絕塵俗昕夕斗室中集成瀟臨安志成化府志萬厯府志及涉是書者逐卷校之正其訛補其缺十得八九不敢云善本大謬已尠矣松丈素喜刻前人書其敬恭桑梓之心尤汲汲於里閭之掌識故

杭郡掌故叢書之刻不下百數十種近梓所輯杭郡詩續輯行將成矣此而不梓心何以安出私貲以公同好其素志也宜其汲汲不顧訛缺先付剞劂氏工寫樣本以固其必刻之志也行將與錢塘聶志梓行海內官斯土者居是邦者過武林而談舊事者莫不以先睹爲快光緒十有九年正月人日後學仁和玉同謹識